

四六子

刘梅芳

这里是洋槐墩——皖西南的一个小小村落。

幼时跟着祖父上山扫墓，瞧见碑文里“垚”呀“懿”的，一头雾水。墓碑上的祖先名讳大都用字生僻，实在不好记。好记的名字倒是有，比如老宅前院的王六婶、五花姐，还有我的小学老师何五六、王六一。这些名字听起来像乘法口诀，虽然不解其意，但和鲁迅先生笔下的七斤、八斤一样，又顺口又好记。只因好记，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上我们家剃头的四六子。

四六子是我祖父的理发师。六岁那年，老宅院里的金银花开得正香，身材板正的四六子背着他的工具箱，笑眯眯地朝我们的老屋走来，走进了我的记忆里。迎着光，四六子的双眼眯做了一条线，侧边梳着二分头，一丝不乱。“刘先生，早安呐！”隔着芭蕉树边的水莲荡，四六子轻柔绵长的嗓音，随着水间盈盈的波光，绕过篱笆桩，和着水荡里小麻鸭嘎嘎声，飘到了祖父的耳朵里。

祖父是老师，退休回了老宅，开辟了一座花园，养了一池子睡莲，孵了几只小鸡，得了空便结交乡里。常来上门的有吴家的老医伯，柳叶塘的李祭司，还有王岭头的四六子……四六子是我最常见的，因为祖父对发型很讲究。

闻着四六子的声响，祖父放下手中咕噜冒泡的水烟壶，赶紧从老藤椅中起身，迎了上去。主顾两个温和地握手请座，这幅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，几十年如一日的鲜亮着，一同闪进记忆里的还有四六子满头光亮的发丝。

剃头的时间多安排在上午，因为祖父下午要午睡一小时，还要去逛月亮塘边的菜园子。早起，祖父打打太极拳，浇浇花，看一会胥午梅的早间新闻，用洗过脸的水撒撒扬尘。等到用过了早餐，再洗净双手泡上两杯自家炒的春茶，等四六子来。四六子进了门，两人坐下，家长里短地一番寒暄，掀开绿茶的杯盖，春天茶园里那股掐尖儿的香气满屋子都是。四六子抿了一口绿茶，就不紧不慢来到门外的金银花树下。水盆架子早就搬到了金银花树下，里头还冒着热气。四六子把工具箱放好，箱子打开，里面是毛巾、剪子、刀具还有毛刷。长条宽板凳上一头放箱子，一头铺着一块皮搭子，皮搭子里大大小小七八个敞口的小袋子，依次摆着剃头要用的剪子刀具。

说是理发，门道却很多。只见祖父闭着眼坐在靠背椅上，四六子变魔术似的，从工具箱里拿出一块布，抖落展开，围在祖父的脖子上，再打湿一块热毛巾轻轻敷了敷祖父的胡茬，然后拿起一头套着红褐色皮夹的宽短剃刀，在宽板凳的皮搭子上来回摩挲，打上香皂沫儿，只是在祖父的唇边轻轻一溜，刀起，面光。四六子年少家贫，自学成才，头剃得又好又快。只见那白皙细长的手指轻巧灵活地在剪子与刮刀之间起起落落，刀光剪影里，祖父的三七开就成型了。四季轮回，四六子已经熟悉了祖父的喜好，跟着心情时令，恰到好处地设计出适宜的造型来。

四六子的剃头不仅仅是剃头，还有剃胡须，还有最让人享受的采耳。听说四六子采耳很舒服，我亲眼见过。采耳时，祖父双眼微闭，一耳倾侧。四六子一

手轻伸竹木耳勺，一手夹着细细的鹅绦毛刷，耳勺一出，毛刷跟进，一进一出，祖父眉梢一蹙一展。我们蹲在一旁，心里一揪一落，唯恐那细毛刷捅破了耳朵。几次三番，祖父昏昏欲睡，最后鹅绦毛刷一扫耳廓，轻轻一抖，祖父嘴角一扬，四六子会心一笑。我们仿佛看了一场魔术表演，看得津津有味，瞬间耳聪目起来，好像亲身体验的是我们。

剃过了头，临近午饭，祖父必会挽留四六子，四六子也不推辞，两个人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默契有加。奶奶早早地备好了下酒菜，二人对酌几小杯。四六子喝酒吃饭，和他走路剃头一样，斯斯文文，轻声慢语。同样喝的是家酿的高粱酒，酒灌进了汪家姑爷的喉咙里，汪家姑爷变成了泼皮赖猴；酒端在四六子白皙的手中，环坐在桌边的我们都变得乖巧绵柔。有四六子的酒桌总是干干净净，安安静静的。我记不起他曾说过什么，亦好像不曾说过什么。但他和祖父总是聊得很温暖，只要他来过，老宅里总能清清爽爽。

过了午饭，四六子便挎起他的工具箱走了。祖父送到门口，握手告别，手里顺势会递给他一些东西，有时是几盒火柴，有时是一包点心。两人在一口“慢走”，一口“留步”声中依依道别。我一直很困惑，四六子剃头不要钱吗？还是祖父握手时顺势就给了呢？最终这样的问题没有问出口。钱终究是要的吧，对于四六子这样安安静静的人，大张旗鼓地给钱，总好像玷污了名节似的。祖父一介书生，一世为人师表，好像谙熟此道。由此看来，两人脾性相投，也不无道理。

在洋槐墩，上门剃头的不多，为了祖父，四六子会专门跑来一趟。每次剃完了头，留下饮酒吃饭就走了，家里人少有过问。罕见的一次给我们剃了头，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一要趁祖父高兴，还要碰巧孙子孙女们都在。因为孩子多能壮胆，才不会惧怕四六子的刀片，自然也不会有扰人心神的哭啼吵闹了。那次四六子给我理了个时髦的学生头，尽管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纪，趁着新鲜，祖父还让我站在洋槐墩1980年代的第一栋红楼前照相留了影。这算是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发型。此后，家里依着这个模样给我剪发，一直到我做了真正的学生。

除了在爷爷剃头的日子能见到四六子，家中人多聚餐时，爷爷也会叫上四六子。四六子住在王岭头和洋槐墩之间，隔着一个山岗，一片松林。那时没有电讯工具，但只要爷爷托熟人带个话，不过几脚的工夫就到了。在我幼小的年纪里，深以为人与人之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，早早地从分门别类的名号呼唤中辨识出了门第的不同。而四六子却像一股奇特的溪流，流淌进了我的心窝里。他和祖父两个，学识上高下立判，谋生之道迥然不同，但性格气质却那么相近，这是当时的我所不能理解的。

时至今日，当我们走过了曾经不曾走过的路，见多了以前不曾见过的人，也许才会明白：人与人的心灵相通是一场机缘。有些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不必言说，便能心照不宣；有些人远在他乡，不必叨扰，也会心存顾念。天真无邪的孩童时期结束了，最可贵的是我们能自然保留那份无邪，能常常眷顾那份天真。



初荷 孙世华 摄

齐白石画虾的情怀

李云贵

齐白石笔下的《虾》是中国水墨画的经典之作，以极简的笔墨捕捉了虾的生命活力与神韵，展现了艺术家对自然的深刻洞察和对技法的极致追求。其作品不仅在视觉上呈现出灵动之美，更蕴含着对艺术创作规律和人生态度的深层思考。齐白石画虾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，更体现了他深厚的情怀和人生哲学。

齐白石画虾的最大特点是“活”字，他画的虾个个跃然纸上，活力四射。齐白石通过长期的观察和实践，将虾的形态、动态以及透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追求简洁的效果，甚至一度将虾身由六节缩为五节，虾的挠足也大大减少，真正达到了以少胜多的神效。齐白石自创的“以水兑墨，墨中点水”的方法，使他画的虾给人一种通体透明、晶莹逼真之感。他早年在湖南湘潭生活期间，就常在池塘边观察虾的活动，这种童年记忆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。定居北京后，他特意在画案上的水盂中养虾，以便随时观察虾的动态，进行写生。经过数十年的艺术探索和实践，齐白石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虾画风格。

齐白石画虾的笔墨运用非常讲究，他选用长锋羊毫笔，这种笔含水量大、弹性适中，特别适合表现虾体的透明质感。墨色选择上，他常用上等松烟墨或油烟墨，通过精细的研磨获得层次丰富的墨韵。齐白石画虾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技法创新，更在于他实现了从写实到写意的哲学超越。他的虾画作品众多，其中《虾》《百虾图》等是其代表作。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齐白石高超的绘画技巧和艺术风格，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敬畏。齐白石的虾画在中国画坛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齐白石一生与虾结下不解之缘，他画的虾，以形神俱佳而饮誉画坛。由于画虾获得成功，登门求画者络绎不绝。于是齐白石便贴出一纸告示，公布画虾的润格：“白石画虾，十两一只。”尽管价钱昂贵，登门求画者仍然不少。求画者多不讨价还价，交钱取画，各有所得。但也有例外，一次，有人拿了35两银子，向白石先生购画，希望能画4只虾，可是第二天，他得到画后一看，画上只有3只虾和几株水草。但仔细一看，还有半只虾隐在水草之中，但见虾尾，不见虾头——35两银子正好买了3只半虾。齐白石既遵守了价格约定，又以幽默方式回应了投机心理。这充分反映了艺术家对创作价值的尊重，也体现了其为人处世的智慧，在商业交易中坚守原则，同时也不失风趣。

齐白石画虾的故事，既是一部艺术创新史，也是一曲人生修行歌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齐白石的故事都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艺术爱好者，继续在追求美的道路上前行。

